

追懷王芃生先生

馮 德 彪

收聽廣播聘為顧問

我和王芃生先生的交往是在抗日戰爭時期的陪都重慶。那時他擔任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的所長，也是蔣中正委員長對日本問題和國際問題的總顧問。

由於我在重慶某中央情報機構擔任收聽德國柏林廣播的工作，我就被王芃生聘為該所的兼任研究委員，而且也成為他有關德國問題的顧問了。在二次大戰未爆發前，我和王芃生先生常有見面機會。記得有一次他問我：「德國和蘇俄兩強在政體、思想和政策上是絕對對立的，你看他們在歐洲會不會引起一場戰爭？」我當時告訴他說，待我研究以後，再以書面報告答覆這個問題。

記得是在一九三九年夏的一個晚上，我從德國的柏林廣播中，聽到一個新聞報告：「德國有一艘新造主力艦——俾斯麥號現已在盧俾克港下水，希特勒元首親自為這艘三萬五千噸戰艦主持下水命名典禮，事後希特勒並前往俾斯麥墓前憑弔，良久始回柏林。」

我當時認為這不是一個簡單而普通的新聞。從分析研究中，我獲得一個判斷和結論：希特勒於事後赴俾斯麥墓前憑弔良久，是德國對俄政策重大轉變的開始。我認為今後德國將採取親蘇的立場，因為遠在德意志帝國時代，俾斯麥首相是採取親俄政策的。芃生先生很同意我的看法。

一九三九年八月下旬，德國公然露出了親蘇的真面目，德蘇兩國外長在莫斯科簽訂了德蘇互不侵犯條約。

同年九月一日，德國大軍攻入波蘭，戰敗波軍，並與蘇俄瓜分波蘭的領土。

一九四〇年九月以後，德國於放棄了在英國本土的登陸企圖以後，芃生先生又問我德國是否會進攻蘇俄，什麼時候會發動這場戰爭。以後我對芃生先生提出了一個書面研究報告。根據各項資料顯示，蘇俄在歐洲是對德國威脅最大和勒索德國最多的大敵。為了避免兩面作戰的危險，德國將冒險一舉而擊倒這個東方的巨人——俄國，但進攻日期也不致太遙遠。

一九四一年六月，中德兩國仍未正式斷交，德國在重慶仍留有一個大使館。在重慶市區也有新聞機構在活動。在重慶的養花溪有一個德國新聞社，社長是一位年輕的德國人——沈克博士 Dr. Schenke，這位仁兄據說是德國納粹黨駐華的領導人。另一個新聞社是德國海通社，社長叫涂倫德爾 Triendel。在同一幢房屋中，沈住樓上，涂住樓下，我有時到德國新聞社和沈克博士閒談，有時交換對歐洲戰局的看法。

果然料中攻俄日期

一九四一年六月的重慶，天氣是很悶熱的。記得在六月中的一個下午，我到德國新聞社去赴沈克的約會。走進客廳，我發現大廳中已高朋滿座，但客人清一色的都是德國人。主人為我一介紹，才知道當中有五六位都是遠從德國柏林剛到重慶的客人。席間我不免和他們周旋一番，才知道

他們都是柏林外交部的官員。我問他們是怎樣抵達重慶的。他們都說是乘飛機經過蘇俄和新疆到達重慶的，不過他們會在新疆多停留了一些時日。這可從他們疲倦的面容和不滿的談吐中看得出來。

恰巧重慶在前幾天，飽經日機大轟炸，市面十分蕭條。我問這些遠客參觀了重慶市區沒有？對於日機濫炸後的重慶有何感想？他們皆苦笑而不答，我很熱誠的請他們在重慶多參觀幾天，但他們都說因為時間的關係，在一兩天內要離開重慶返回德國，妙的是在他們中有一位仁兄說溜了嘴，因為他隨口說：我們必須在「六月二十日以前」趕回柏林。

席終人散，我心裏帶了一個很大的疑問，惻惻而同。在歸途中，我的疑問是德國的情勢在「六月二十日」以後，是否有非常的變化？那就是說，希特勒在「六月二十日」以後，是否會進攻蘇俄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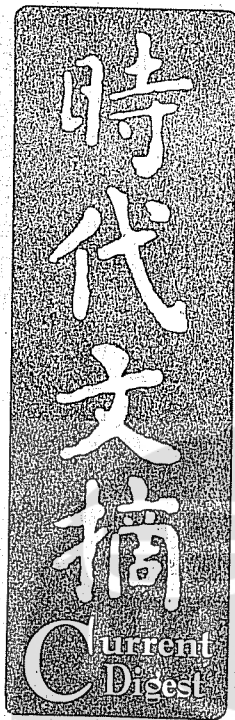
我回家以後，在燈下匆匆的寫了一件緊急的研究報告：根據今天在德國新聞社談話的分析，我認為在六月二十日以後，德國可能進攻蘇俄。其理由有二：

(一) 這批來自柏林外交部的外交官員自承在新疆多停留了一些時日，可見，他們由於德蘇關係的緊張，在新疆會遭受蘇俄官方的扣留。

(二) 這批德國外交官員何以必須匆匆在六月二十日以前趕回柏林。顯見德國一定要在六月二十日以後，和蘇俄進入戰爭狀態，他們遲了將成爲蘇俄的俘虜了。

第二天，我的這份書面報告終於送到了芄先生的手裏。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三日，德軍突然進攻蘇俄，進攻的時間正好是「六月二十日」以後的第三天。幾天後，我在重慶會家岩國際問題研究所看見了芄先生。他笑着對我說：「馮先生，你的報告比氣象預測更準確。」

每當我想起這件事，我不免要懷念我的這位老長官王芄先生。



最值得永久保存珍藏的好雜誌現已出版八十五期，每期都刊有創作文稿及選載摘譯名著。八月號要目：梁子衡「解嚴後的沉思」張萬熙「烽火餘生話當年」郭沫若「在轟炸中來去」樂恕人「東西戰場採訪錄」駱志伊「天下第一號女間諜西施」莫珍莉「古典美人樂蒂」王培堯「儒將李品仙」馬聯芳「農技援非傳奇」李明鑑「空軍烈士劉粹剛的情書」等佳作，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，歡迎訂閱零售每期新臺幣柒拾伍元，訂閱全年柒佰伍拾元。郵撥〇一六八六六—五號時代文摘社帳戶。